



摄影 董小飞

村里的晒场

□秋实

村里有两块晒场，一上一下紧挨着，我们称为上晒场和下晒场。

上晒场就在村小学大门口。在不晒稻谷的日子里，我们上下学就从上晒场经过，走得多了，正如鲁迅先生说的“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”，中间出现了一条笔直而光滑的小径通向学校大门。

到了晒谷的季节，两块晒场都晒满了稻谷，我们上下学就需要走晒场边上的一条鹅卵石小路，说起来也就多走了10来步。但又皮又懒的我们，有时看四周无人，便心照不宣地快速穿过晒着的稻谷，抄近路进出学校。不过，不是每次都那么幸运，有时正穿行时，身后会突然传来大声呵斥，于是慌乱中管不了脚下，只飞速朝学校大门跑去。虽然没被抓现成，但大人追到老师那边告状，便少不了挨一顿批评：“老是跟你们讲，多走几步，不要踩着稻谷走……农民伯伯这么辛苦！”最后揪出来几个，罚我们放学后打扫学校的操场。

晒场最繁忙的日子便是“双抢”时，那时村里的男劳力都去田里割稻、种田，妇女们负责晒谷。一大早，晒场上已摊满了晒谷用的竹垫。妇女们把一袋袋稻谷倒在垫上，用竹耙耙开，再在垫的四周用溪坑石压住，以防刮风时被吹起。

感觉那时午后的雷阵雨特别多。如果整个下午太阳在云中钻进钻出，母亲便会多次奔进奔出屋门察看天色。当黑压压的乌云来到头顶时，母亲便赶紧跑到晒场去收稻谷，边跑边喊：“阿娥，快点，雨要来了。”在屋中忙碌的阿娥阿婶听到后赶紧回应：“我来了，我来了。”于是，整个村的人都边跑边互相提醒雨要来了，赶紧去收谷！村里和我差不多大的小孩也会跟着跑去帮忙，搬掉压在竹垫四周的石头。

有时，雷雨随着雷声，猛下一阵，马上就过了，太阳又出来了。夏天气温高，晒场很快就干了，便又摊开垫，耙开稻谷继续晒。

等大人把稻谷收进，卷垫是我最喜

欢干的事。等竹垫全部卷完，晒场会有一些撒落的稻谷，这种谷叫“肮脏谷”。我和弟弟赶紧回家，抓住家中的老母鸡，在鸡脚上系一根绳子，便一人抱一只来到晒场上，让它们吃“肮脏谷”。等老母鸡吃得脖子鼓起，我和弟弟便抱回这两只，换两只来吃。“双抢”一过，我家的几只老母鸡都吃得羽毛丰满、光滑，产的蛋明显比以前大。母亲在夸鸡的同时也免不了夸我们几句，偶尔还会蒸个蛋给我们吃。

下晒场两边各竖着两根高大的毛竹，是放露天电影时拉幕布用的。在学校上学的我们，听说晚上有电影，利用课间十分钟便拿上削笔刀奔到下晒场，抢中间最好的位置画上线，表示那是自己抢好的位置。等一放学，便飞快跑回家，搬来长凳。

吃完晚饭，天还亮堂堂的，我便带着弟弟来晒场上等着看电影了。放电影的师傅一到，早有几个村里的小伙子等着爬杆帮忙拉幕布。电影师傅拿出幕布，两个小伙分站两边，用嘴咬住幕布上的绳子，然后手脚并用，抱着毛竹像猴子似的蹭蹭蹭往上爬，没几秒钟两人便几乎同时爬到了毛竹顶端，此时粗壮的毛竹也有点摇摇晃晃，可他们一点都不怕，等挂上绳子，嗖地一下就滑到了地面上。动作酷极了。

天渐渐地暗下来，电影开始了，晒场上人也越来越多，外围还来了许多摊贩。印象最深的是卖白糖棒冰的摊贩，用自行车驮着卖。白糖棒冰放在一只小木箱中，用厚厚的棉絮包裹着。电影刚开始时是3分钱一支，当电影快结束时便会削价处理，母亲便经常趁这个机会，大方地给我们买一人一支。

时光如流水，一去不复返。童年时代在晒场上的快乐时光，永驻在我的心里。如今那村里的晒场，早已成了公共停车场。每当过年过节，便停满了孩童时梦想中的“小宝宝”。那晒场，依旧为我们的美好生活，默默地发挥着作用呢。

抢“阵头雨”

□秦钦儿

暑热最盛时，正是农村“双抢”当口。抢收早稻，抢插晚稻，跟老天爷抢时辰。东头镰刀“唰唰”作响，西头老水牛已套上轱头，喷着粗气。连日暴晒，稻田早已龟裂成块。

“双抢”最怕午后雷阵雨。方才还烈日当空，转瞬风起云涌。黑云压顶，闪电撕开天幕，闷雷由远及近——变天了！

“抢‘阵头’喽！”不知谁吼了一嗓子，人们撂下碗筷，倾巢而出。毒日头下，稻穗沉甸甸压手，半年的收成眼看就要归仓，不能叫一场雨给泡了。

田畈顿时沸腾起来。抱稻穗的、捆草头（捆扎好的稻穗）的、挑担子的，人影交错。妇女们把哭闹的娃娃往树荫下一搁，套上袖套就下田。七十岁的三叔公弓着腰，草蓑子在他手里麻利地飞转。壮汉们抄起冲担（一种专用于挑稻捆的两头包尖铁木扁担），光脚蹬进泥田，等着把草头挑到稻场上去。

挑草头是个苦力活，既要力气，又要速度，还要讲究用巧劲儿。刘癞痢家新上门的女婿王大有，镇上合作社的会计，白净的脸上架着眼镜，手足无措地站在田埂。“搭把手！”老丈人甩给他一捆草蓑（捆草头的粗草绳）。年轻人笨拙地捆着稻把，稻叶在他胳膊上划出道道红痕。“让开！”挑草头的老把式赤脚如飞，一担百来斤的草头压在肩上，冲担有节奏地颤动着。王大有想借机在老丈人面前表现表现，他一咬牙，换过老把式肩上的冲担，刚挺直腰板就晃了个趔趄——眼镜“啪嗒”摔进泥里。汗珠子蜇得眼睛生疼，可手上使着劲儿，哪顾得上擦？他像踩在棉花上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往稻场赶。

闪电如银鞭抽打着云层。当王大有第三次踉跄着冲进稻场，蓝布衫已透湿，肩头肿得发亮，被冲担磨破了皮，汗水渍着破皮的肩头，火辣辣的疼。第二天，这个后生就像个误入战场的逃兵，再没露面。这门亲事呢，也黄了。

闷雷滚滚，乌云压顶，狂风卷地而来，好像要把这个世界掀翻。田畈里的人影还未散尽，稻场那边一阵忙乱，也都在抢“阵头雨”。晒谷场上黄灿灿的稻谷铺了一地，李婶子正带着几个媳妇收谷子，她们用扫把扫拢成堆，用竹耙往麻袋里扒拉，七手八脚地往袋子里装，往箩箕里倒。有人的草帽被风吹掉了也顾不得捡，挑谷的人加快了脚步。这会儿就是天上下刀子，也要赶在雨落下来之前，把谷子全部收拾了，码好，用油布盖起来，不能让雨给淋湿了，这可是他们一年的口粮啊。

一声炸雷响过，顷刻，豆大的雨点终于砸下来了。

老天爷真是帮忙，最后一袋稻谷刚进仓，雨就哗啦啦地下起来了。下吧下吧，酣畅地下吧，刚栽下的秧苗正等着喝水，好长得再快些。人们瘫坐在屋檐下，看着雨幕将天地连成灰蒙一片，心头也凉快了许多。这真是一场及时雨！三叔公啞吧着旱烟：“好雨啊，晚稻有救啦！”刘癞痢捏着断腿的眼镜，直摇头：“读书人就是金贵，经不起摔打。”

多年后，当联合收割机轰隆隆碾过稻田，王大有偶尔还会想起那个下午，他长长地吐一口烟圈，喃喃地絮叨两句：“那些年的‘阵头雨’啊，怎么说来就来？”语气里带着说不清的怅惘。

咋说呢，好好的一门亲事，给一场“阵头雨”搅黄了，甚是可惜。



摄影 葛劲松